

“关东鲁人，文学甲虫。白石徒孙，痴魔画童。音苑学子，久废琴声。空军儒将，纸上谈兵。”三十二个字，如同数笔飞白，勾勒了韩静霆的写意人生。

“请在静默中，倾听我明天的雷霆”

■本报记者 刘丹

他沉静如土——生于中国，北方，黑土地，土性浇筑了他的灵魂；他温润如玉，爱书成痴，躲进小楼成一统；他摊开宣纸，点燃一颗烟，吐纳间神游翰墨，妙笔丹青；他善音律，抑扬顿挫、呜呜咽咽的曲调是他的唇舌与告白；他自比犁牛，自谓“写手、画工、琴师、大兵”，犁着，耕着，走着，名利浮云外。

他器若雷霆——《凯旋在子夜》在上世纪80年代创造了万人空巷的盛况；《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的中国》传唱廿年不衰；他师从齐白石弟子许麟庐，画风雄奇豪放、吞吐大荒；出自他策划的众多大型活动创意绝妙、气势恢宏；他自如地穿梭在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电影、电视剧、话剧、美术、音乐等壁垒森严的各大艺术门类之间，凌波微步，若往若返。

人如其名。他就是著名军旅艺术家、空军儒将韩静霆。

众艺裹身 何其幸哉

打开长篇历史小说《孙子大传》的第一页，便是作者韩静霆的一幅水墨《自画像》，一个赤裸双脚、头发参差、袒胸露腹的顽童嬉笑着举起一把泼洒着墨汁的毛笔，蹦蹦跳跳着迈出跨越式的步伐，他握在手里的笔杆犹如一支熊熊燃烧的火把。

画家的题跋似乎是火把里迸发出来的火星：“关东鲁人，文学甲虫。白石徒孙，痴魔画童。音苑学子，久废琴声。空军儒将，纸上谈兵。”

三十二个字，如同数笔飞白，勾勒了韩静霆的写意人生。

他，就是为艺术而生的。

上初一的那年，家境窘迫的他用挖土挣来的六块四毛钱买来一把二胡和笛子。从此，煤堆旁，工地上，常常能见到一个沉醉于音乐世界的拉琴少年。

1963年，韩静霆以全国四个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，成为当年民族音乐系唯一录取的本科生。

在这里，他开始崭露头角，受当时被称为“中国柴可夫斯基”的张肖虎指引，韩静霆开始了平生第一次歌词创作，写了《葡萄歌》，并在《歌曲》杂志上发表。从此，他的歌词创作日渐酣畅淋漓，那颗深埋其心的文学的种子也开始萌动。

大学期间遭遇“文革”，韩静霆在残酷的街头批斗会上看到了他敬仰的诗人贺敬之。批斗会一结束，他和女友王作勤不顾他人的目光将贺敬之送回家。那时起，韩静霆与贺敬之及其夫人柯岩成了忘年交。他们促膝畅谈诗歌与理想，朗诵自己的诗作，有一次几个人谈得大投入，竟将锅里的绿豆汤给熬黑了。后来，韩静霆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了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诗歌《第一堂课》。

诗人之谊，让韩静霆的心里开始生长爱的青苗，而绘画更是让他在艺术的天空中御风飞翔。



◀《荷塘禅意》



◀《诗侣醉梦·秋韵》

上世纪80年代，他偶然在电视中看到了甘肃画家韩不言的专题介绍。这位聋哑艺术家对绘画艺术的追求，深深打动了韩静霆。他当即给韩不言写信，倾诉钦佩之情，决心登门拜访。

曾在齐白石门下学画7年、深得齐派真传的韩不言，把韩静霆推荐给师兄许麟庐。“我自己也没想到，第一次见面我就被许先生的人品、气度、画品完全征服，当即拜他为师。”几十年来，韩静霆对许麟庐一直以“先生”相称。当95岁的许麟庐先生与世长辞时，时年67岁的韩静霆在灵堂中哭得晕倒过去。

每当回忆起这些经历，韩静霆总是感慨：“人生得一名师已是大幸。我一路拜谒的，都是文学、音乐、美术领域的佼佼者。他们用大爱给我开启了三扇门，我就应该在有生之年做三辈子的事，活三辈子！”

琴心展榻 剑胆舒缓

1973年，韩静霆被分配至北京军区炮兵部队，1976年调入空军文艺创作室。他在某航空兵部队穿越过大雪纷飞的北疆，在天涯海角的某雷达站捕捉过湿热的海风。他在唐山大地震时曾前往震中与战友们并肩抢险，他多次冒着危险前往东北珍宝岛，以及广西、云南的中越边界进行采风。

琴心剑胆，儒生难掩军人本色。

“碧血洒南疆，捐躯为谁，为国威军威振奋，青春献边关，幸福何在，在千家万户团圆的子夜，沉寂的都市中，行进着威武的凯旋大军。”以南疆自卫反击战为背景的电视剧《凯旋在子夜》既有血雨腥风又充满着大爱柔情，是上世纪80年代无法抹去的文化符号，为编剧韩静霆带来了事业上的第一个高峰。

“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 / 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 / 为你衔来一枚橄榄叶 / 鸽子在崇山峻岭间飞过……”韩静霆的歌词代表作《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的中国》同样来自生活的馈赠。那是1989年，韩静霆受命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的大型演出谱写主题曲。歌颂祖国，祈祷和平的“大歌”创作起来难度很高。韩静霆久久不能落笔，心里十分焦躁。他还记得那天他与老伴坐公交车往长安街走，到了军事博物馆时，路边一幅宣传画让他眼前一亮——朝阳初升的背景下，几只展翅的鸽子口衔橄榄枝，飞翔在金色的麦浪上空。鸽子，橄榄，麦穗！希望，和平，收获！“开了！”韩静霆平地一声雷，一首质朴大气注定传唱不衰的歌词就此诞生。当他把这首歌唱给谷建芬，第一次听到谷老师的演唱时，韩静霆不禁泪流满面：“多么鲜活的生命啊，带着露水！我深深地为之感动！”

韩静霆担任总撰稿人的庆祝澳门回归、世界妇女大会开幕式、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等大型晚会深受好评，请他担任各类演出总策划的邀请越来越多。对于商业演出，韩静霆总是一概拒绝，而对于公益演出却是乐此不疲。

汶川地震后，他把与谷建芬合作创作的《北川的鸽子树》献给四川人民；西南抗旱中，他把朗诵诗《寄给干渴的贵州大地》送给灾区；作为北京市禁毒志愿者，他积极参与活动，并写出《禁毒志愿者之歌》……

空军成立60周年，他以526字的辞赋讴歌航空百年史，镌刻在中国航空博物馆英雄纪念墙上，他坚持不署名：“与英雄纪念墙上那一行英雄的名字相比，我太微不足道了。”

一声嘶鸣 几笔飞白

不少人说，韩静霆是中国艺坛的奇才。

“画家者常有，而奇人不常有。画家而奇人者，似唯韩静霆一人。人言五百年间必有名世者，然五百年间或有奇人乎。”面对著名画家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杜大恺对自己的评价，韩静霆淡淡地说：“过了，过了。”

人愈是在造化面前谦虚，愈能在宣纸面前果断。展览挥墨是韩静霆在他人生的霞光里最从容的姿态。

韩静霆告诉记者，对于艺术，他始终抱有庞大的野心。绘画和音乐剧创作，已经摄走了他的魂魄。创作出青史留名的画作，创作出既具有东方传统又产生世界影响、能够长演不衰的音乐剧，是他人生的两大梦想。

“请在静默中，倾听我明天的雷霆。”

对于艺术，苏立文始终坚持自己独立的学术判断。他认为“齐白石少量的山水画才是他最富原创性的作品”，将徐悲鸿看作杰出的美术教育家，但并不认可其一流艺术家的身份，认为徐悲鸿的作品“仅止于合格而已”。但对林风眠，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钦慕之情。在一篇评价林风眠作品的文章中，苏立文写道：“在他优美的风景画中我看到他个性中暗藏的忧郁。”林风眠看到这句评语之后，专门打电话到英国感谢苏立文真正理解他。

谈到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，苏立文认为虽然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，但是钱可能存在被滥用的问题，尤其是艺术家。上世纪80年代，艺术家们因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而进行反抗，“这已经没有意义了，而我认为这样的艺术家有一大批，我们都知道，这是由于商业市场的驱动，而那是非常糟糕的”。

对于艺术，苏立文始终坚持自己独立的学术判断。他认为“齐白石少量的山水画才是他最富原创性的作品”，将徐悲鸿看作杰出的美术教育家，但并不认可其一流艺术家的身份，认为徐悲鸿的作品“仅止于合格而已”。但对林风眠，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钦慕之情。在一篇评价林风眠作品的文章中，苏立文写道：“在他优美的风景画中我看到他个性中暗藏的忧郁。”林风眠看到这句评语之后，专门打电话到英国感谢苏立文真正理解他。

对于艺术，苏立文始终坚持自己独立的学术判断。他认为“齐白石少量的山水画才是他最富原创性的作品”，将徐悲鸿看作杰出的美术教育家，但并不认可其一流艺术家的身份，认为徐悲鸿的作品“仅止于合格而已”。但对林风眠，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钦慕之情。在一篇评价林风眠作品的文章中，苏立文写道：“在他优美的风景画